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瑞岩各庵禪師塔銘

四明樓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
瑞岩寺先是奉改錢公請為使院公既薨其孫
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疎于長仍
請勅差任持大傳史孰公再嘗因謂蒙可瑞岩
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勅命孤雲野雀雖无
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衰也魏公分飛未加時
与心聞貫禪師為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
旁有僧曰景蒙克右神清談笑人之覺而叩天
如曰僧若胡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為堂中

一應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亦如
審問其師則心開也大異之遂為足奪而得智
門一住七年時以復以空壽右殿得為子將有
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味識話云言中有師名
若言起進之意抑又異矣住瑞岩前後十夏道
俗傾嚮寺屋兩山間樓現層出有溪自東北積
骨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傷強半為
瓦礫之場人以為不復可居矣師曰吾嘗住此
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
壯麗反過其旧師才智超迈不以豪末自見因

事而顯无不歎服藉養之深德可知矣師姓訂
溫之平陽人族姓世裏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
而娠矣特闕爽和問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
淨竟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尊現自以
名相之季不足了大事去游四清又來育玉山
佛智裕公裕問以空門節國師不知所對嘗入
空禪問御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
及吞批頰而出至于再不然如痴寢食不安者
累月行道以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
嘉大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万

休起居万福語隨問而上事如何師擬酌慮又
復遠去次日子入語方奔問師抗声云老漢今
日賊闕也一拍而出語曰萬法念母而歸危翔
心問一見深器之問曰言无展事語不投机承
言者表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死通个消息
師以左手昼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即昼以
各手擊右師又昼于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
當中昼兩昼師禮拜而立開大笑云三十年棟
辨箇商今日得共鳥家耶由是依止堂中通徹
无中碍遂令執拂左右既歸鹿園如在養賢學卷

今集後婆塞中人知其有異卒寺成矣師從容
普說多致岳別之意既歸文室墮足就座整衾
如秋泊然而逝又八日季後奉全身葬于白峇
壽七十二臘三十四師壽慈接物无冒野之間
待制張公即兄弟與師為中外親舍人李祥大
視公為文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
三十余人分領宗風而是養智鑑為最欽足庵
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宦後有忽
得足養岳絕之玉身以先師大休塔銘為視大
休師自号也余知預師之名而不思遠足養之

祝為之銘曰
是釋者既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若若休生既
曰休既又何求足卷之末為銘諸出

瑞岩所定禪師塔銘

師瑋法奉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号佛見
道人日誦蓮經七事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
生師父香表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
僧則韶落髮為師宣和七年受其戒習春山律
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章宏智覓禪師法席
方盛師又更从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生一日坐

盤虎間是傍有僧曰本自不生任元和合師一
八年祝錫然開悟流汗浹体即見宏智及慶闍
參机奪如響智避官侍旁久之再歷江湖徧參
石沃万年閏公室中嘗一齊似地擊山語經月
不契他日再繼閏曰似地擊山即磨生即凌予
向出率弟清不許暫刻入室師真送前請予拂
日識符道个參表事昇師曰拈却這箇實作什
么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抑地上曰老淫拂子也
不識一手駭眩莫尤忠置界方極佛于香案上
師謂其侍者白和尚此一路實作何用少頃一

一振契間過一札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了
及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遂
為第一座智所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愛而畏
之詔具二十三年越之光孝唐席師移王於智
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奉李行業始終明白存之
既往今度天塔坏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難為
即塔成始巧未几復佳能仁隆具改元趙公侍
即出守四明命師主報恩唐煥之餘前人相繼
且造凡所未備者如鍾徑二臺葺處皆師所建
軒敞宏大遂為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

小隱之彰至明年崇陽郡王又起任瑞岩居山
凡一周昇閣舍中以安中開山田以足食又建
閣通際閣論无甚美皆師余事也太奉范公請
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清如雪竇不
之復居瑞岩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附
弟子白母以藥石異戒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
物自淨且送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
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之俄已而諸山皆會
以宣日遲明升坐說偈而遊郡中謝公修撰得
臨遺書嗜日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繼

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偏風号上方于是立塔以葬焉九月三日也師之後始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裝束銘于余余非孝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奉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次听教以廣其業然教奉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聞于悟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考老矣者本无是途苟能肯道所祈不可惟師天安劫持律度世內禪飛益心直以古德自期愛身如來玉終老不亮累王天剎起居寢食

無一日不與中安不務像前飾无他嗜好自号鹿慈史峭直骨鯁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不致必力加援引成就名譽郡公定師略不容私或以略得叱之不昏至白郡將改遣之諸方異許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累卷指地曰人、嗔作地味道不是汝喚作什么像未及寸即斥去周行僧請氏一轉終遂奉一卷師曰同玩坑無異士併逐之信與淨慈人所領得學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即為申見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礼教訪師于山

間諱曰路遠而險後勞民耳其度令類其公知
名士為方外友者世^甚中丞相魏公晚岁与師尤
厚嘗吟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一憲則空門之
御史也指流以為名言師行^語甚高不為奉詔
以驚中壬辰夏早即請說法師日甘澍以年又
早定海寧延之師向前共備^尔亦吾力也堅拒
不受邑人回請已又雨烏鳴呼禪林五枝蓋出
一本惟東洞完至芙蓉而大拔石林葉公左丞
於其与之友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何俗^公
子又私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

一再傳而至完^密智尤光明後傳而師得其正得^傳
卓立傑出礼然自信未後一著照映今者感矣
師机緣有三会錄瑞岩^語嶽錄壁立千仞不可捉
酌叢林尤所傳欽請本當自知之瑞岩左道場
壁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中无異聲不自所
証矣銘曰
此道本无二五^一泯復分別^一精故東洞完禘黍更
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一踐徑絕迹来一再傳奇
雖出丹坑石室嗣宿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既益
峻坐断袖僧老如^一譚滋味人暗玉炭石鉄醜駸

甘苦辛開口了无^說何似傳不腐君其視茲^碍
表裡无纖瑕瑠璃含室月

雪竇足庵禪師塔銘

師諱智峯濤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
書每以白紙為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然母嘗
与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对曰家手是佛手
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余言連遠親表
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报國極之見^真敬禪師
方住長芦往往依投一見是之師勤苦精進終
岁脇不至席大休小住禪師頌十七首^獨首

重彼指師為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教
未四明至禪院山遇群盜^起避地之烏秦駭
浪翻空奔舟驚惶師生遂外^不需^淫真^欲蓋
曼之合京城三藏道法布講善薩戒師受戒已
皆若自万金然道曰汝肯得上乘戒之証也徐
即身輕身歌往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
未^未超^未微復回四明遊于象山^之訂行山乃海
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者尔多以
驚異^是逃^是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何惧邪乃即山中
盤在轉茅為庵地高無泉脉怡禱曰吾办道来

此山神甚惠我泉田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
繼則嘆松枝以瘞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
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林師不獨
而去夜聞庵後岩善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
巨石在飛墜越庵而立于門並庵大木皆為之摧
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論不能
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於深定中語然并悟師
自念云威音王已前无師自証威音王已後无
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
來肚大无物可餐庵小无床可臥若能與食展

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問答不能屈同
切歸見地師云一生四句自心堂徹忽尔左鏡
現前非由天路不从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
不勞心力自照也昔身歇堂于室中卒聞一物
上在天下在在地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皇
什么物得恁么而今点破方知天盖不及地載
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誘他遂有頌云个鏡光既
遍刹塵鑑照无碍体堆分群灵巨德皆秘妙凡
圣无非裏許自然云不易刻者曰地師至陸山
欲航海或指曰此却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

環遠求俗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嵩人曰吾為
汝借風爾登舟依酒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往
至岳林見大休云文遠方頽即不各如何是同
風不開底人狂云井底蝦蟆吞却月師云宿至
不立振化年吞狂云向宿主不立處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狂云只今將行云抵江師云不
借狂云佛祖不奈尔何師狂和遂今受具聞翠
山完白物机鋒峰峭狂叩馬時師方為其林行
曰捲二布囊隨得即受俗慮現勤人所不堪宗
云為中竭力不每其勞師云爾知有不勞苟完

云尊貴位中收不得財如何師云觸死相逢不
相識宗云阮是陰中宿主作麼生呈王中主師
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曰師拂袖出宗迂
曹竇稅師楷行荷負中事会法堂新飾且命師
為中普誌完嗟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舍
加敬焉宗乃宏智兩弟師同造睿智室動輒除
其二十四年遷奉任棲真隆具二年移定永侍
即趙公子清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製院俗
問堂礼嗣法大休實曹調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任廣慧

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任香山七年奉改
范公移至板息十年遂歸西山為終事計十一
年雪竇屋席中皆以師為請師令明竟知竟道
場初為起廢一任八載所著道俗傳仰至是尤
或隨力量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
之東庵太守林公析稔閭道僧命師再往不從
必欲識面既且間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
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玉晦日以道
具抄錄八月亥生魄夜分沐浴戒其徒曰吾行
矣送終其務簡約句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歎

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
聞者奔赴哀哀于是相与建塔山之左戊午奉
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
十余人師素与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善飛雪
上流為一山奇現堂為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
告別以大休塔銘為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
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于古德相与
傳授之際多藉道師有以啓茲之惟師根器過
絕人自警不悟不為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
鉄在視自執土芥又有人死不能反者初雖文

依真歇却行之屋略无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
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灵真有飢
則一与之食寒則一与衣之驗夜以深雪自然
得銘若有阴相自以為大千如界无如死者一
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尺九心句為是解
師為之躍然意消兩帰心專師天音扑厚見地
真寔業履孤峻若行聖塞至死不少变事慈接
物法施不吝其大辯才浩博无碍為人說法或
自曉至暮或自昏連旦至連日六無倦色音吐
洪暢晚六不衰聞者聳服每出衣資請師

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洞嘿
有召之者雖初寒隆暑不拒一豪施利悉為公
用天竺蕭然故六生犀利積通動數千婚不过
期月百屏甚具奉若禱雨賜林疾苦其應如響神
祠烹宰物命輒為書以素饌有藏其須髮而得
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為
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六皆師之余也師既
已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可悔圓通如
現者大士随机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為过
也師生私於淮南而化綠波在四明屢易法席名

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是庵人以古佛稱之
惟師可以无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州、相續皆有師傳師之
得道几于神瞿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調正完
冥歟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具地坑之宅聞者
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為動振錫玉山拋大筵場
四車歸而廣為津梁生于淮壩祿者甬東名震
江湖幸老吾邦法苑不吝辨才无礙行實堅苦
而大自在人稱古伏師則无媿銘以表之用詔
末世

卷終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課景

四明樓

鎗大防

受降如受敵賦

上將甚武神机独階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
之度約夫授首之人敢於已勝類彼臨戎之日
以俗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
謂寇之窮也雖已見於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
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无自滿之心如受敵然
必謹非常之俗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抗醜

類脅從之中納渠魁內袒之降如將安于大敵
且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受詐若此
交後之地敢恃敵尤莫不肅家軍容戾于兵衛
雖通虜之臣附從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
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觀預防一旦
之危秋尔戈比尔干阴吞六師之銳設者曰彼
之降也既投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
之何必招携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
唯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无備孰若
居平而慮危无不見行僉審茲果能平于突厥

耿公明此遂終定于車師彼有坑于既降者固
出詐謀使之自~~得~~者尤非善昼曷若我外雖弛
于金鼓內仍戾于矛戟深防禍机于所忽亦慮
敵乘于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為家則稱兵而將
亦伐崇曰壘既施文考之威孰塞築城兼取武
皇之策曰知刀雨于鋒鏑者教尚能禦受生于
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點虜雖聞于誓服禍心
從恐于包藏惟吾之為俗也既自戾密則彼雖
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于會秦幸受欺于
高鞅唐于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同畏威噬臍向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
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敵俘于
廟焉不廢乘兵之宇

擊楫誓靖中原賦

照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
復清共涉巨川愛叩舟人之批備言素志願恢
天子之京曄其典午中哀永嘉南渡情晉元攘
敵之未暇有祖逃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秉
天整之流擊楫而誓復皇都之故原乃援引
蘭摧旁瞻碧幢一鳴而義氣先奮再鼓而群心

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于大江吐家赤心
忽形言于剡木楫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
胡塵久汙于京師我駢交馳于洛汭鞠宗廟于
禾黍混衣冠于糴彘我是以期狼氛之必啟願
鯨波而作誓方橫梳徐梳獨決策以前征僥諸
夏未平尚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
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綱維不奉也
至形北客之言故家浮巨艦以勇奮視運胡而
氣吞倡又有先于溫嶠定後不假于平原遂將
電掃風驅尽復神州之大肯使老蟠虎踞久畜

法駕之尊果能洗暴虜之腥羶拯遺黎之沉溺
長淮以北也復見于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于
荆襄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
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劔淫臣之擊向使
无妖宥以示勇緩若思之代終則必盡爾醜類
墮吾計中尽却圻而申昼奉虜廷而一空旅契
江而益大中且之烈掃清蕞邇成再造之功
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
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
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軍食壺漿迎王師賦

民意齊附王師出征持軍壺而咸至實食漿而
以迎飲食雖微用表攻歆之志迄迨咸集喜現
仁父之兵惟王恂赤子之无依奮神戈而大奔
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獲則人之樂從也其誰
敢拒秦弓蔽矢徃平教同之民軍食壺漿來勞
王師之所現夫老幼紛至齎殮共持我之至也
叔民于水火彼之逐也忌吾之渴飢凡尔一時
之帛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
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為落善兵收不戰之功

人有再生之喜，竭慶而趨也。故塗炭之時，脫羶
冒而來也。知父母之仇，遂相慕。又以皆然，非昂
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固取，抗衡甚。小人
以迎，小人成來，造鼎大抵，守此以殘民者，孰肯
後？后行師以救亂者，中斯向方，今也。軍固秋毫
之犯人，无血刃之傷，是宜空者，故酌乘皆。夏中
夏中成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
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未蘇，近悅遠歸也。
車无携，武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
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帝不始于家，至如是則

三軍益飽，何拘輓粟之勤，千里造能，不假望梅
之智，非不知給餉不飽也，何必饋食醜陋以犒
也？要相扼漿，然念礼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乖
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
何異成籩元董人，尽歸于固室，爭持牛酒，民皆
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
而飲，中者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奉，自有草先
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
壺漿草食

先武乘時危而御天賦

矣德繼統陰光得時惟乘危而特起以御天而
有為獨收具復之功系陰不祚蓋際聖騰之會
統制方維迹其奮完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
調馬令再造不國也維本自于神圣而獨造其
運也故能安于第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
時乘六龙翹御天之造也現其業祿紹復符能
握乾時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管二万而適
際于中天体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愛命
而具協被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元叔
固能驥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歎世而契也

遂得位而得祿威厚治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
尊既進于九五祚遂具于百六爻究位天之載
允協又從諱推開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否不
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危不時見也時化陽而
後世今我恢雄圖之起、濟大業以競、既嘗
陽而有造宜取象于財乘小利見之神堯弟仲
潛躍仰閭斧之高帝果改隆且同致兆應金刀
祥飛白水赤光之照地已新于有全之際任氣
之鬻也又見於奔兵之始由天意之爻屬宜帝
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合

耿氏拔鱗翼以願從肯使至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豎集之奮謂破野戰之羣危回蹙既止
于九縣誓雲寧見于高鋒矣既自甄類五馬渡
江之化功臣皆厚矣曰此八字之從感威加諸
時也有鱗集之歸驥如吳公也檀凡行之奮抑
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即吾豈然受天命而
遂躋于淫光乘時危而在御

修身以為本賦
李青務卒志當通中惟脩身而由道遂取喻以
為片正以不地曲盡筋骨之術張而弗弛自成

中的之功古有該百行以研字端一心而折衷
謂存于我者苟不知審則奔于外者所以不中
今也見至師而由至明回重以回輕托考人
之為考要在下芥而百中現夫李問尚志格條
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和也
吾寧說隨故此誠身之道謂夫核木之為慮以
動、惟時因循覺偏之道莫而芥、必中宜先
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
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
為之一弛苟世平而芥乎信高矣而美矣知表

五行中規而間中視志在四方又為的而思
為矢設有忠信為甲冑者勇取所闕之固以言
行為樞机者深明榮辱之因亦是以擊放者枯
星夫簡身動切戒于失錫斧何勞于叩輪亦猛
率乃彼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也輪言如敗
之仁曰知身之脩也有言切言德之方弓之作
也有尚角尚筋之術器不藏者易成功於射
隼材不良者雖求奇于骨風理既无邪邪斯可
必皆同說過一朝獲食以為良高小儀成終日
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幾間將耗之巧佩以

強者但知矯惟之柔易首如志正以体直自然誠
立以身終殆將現德於矍相妄假矜能於恭由
如是則有志于取礼何拘于載記其直如矢道
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眉
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与人
无爭則行何有闕又當競業以脩吾之身
肯靡前功於一弁

尊矣則士願立朝賦

士固自重君宜固驕惟克尊於美德斯願立于
王朝上怀樂道之誠必加優礼下起克處之望

不待旁招凡私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皆進時乎慢士則惟佚
道而不怨惟明主有尊矣之意每務鳩謙則群
髦且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晷接下鼎亨
恭賢言德行道藝則必有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荐延此既加于休親淑寧甘於棄指神圣謙沖
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於官職自是
采榮軒冕之華去配山林之入望流壻者拭目
以斯見儼強車者比肩而新立謂邦有道兮于
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斯其急冬人在上既聞

有禮之三君子平行願廁亂臣之子大士雖
肯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思以次已進
退現道與齊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义而見或
嗟晚則離疏釋譖而來惟恐除莫不有道賤焉
而恥也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无方必自割烹
之鼎待如不次自投研鬻之書是向君專行爵
之叔士守立身之則俛時祿位者固明月而按
劍則安义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之后
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高廟回人之匿
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駁骨必市則騶來

大宛今也世偶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
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賭壁者非押闔之言
大孰不思齊商築未趨舜門及今難水之西同
為振鷺肯爾鍾山之北徒令鸞孩主者以是改
寔就不召之臣式問禮非常之士保乘駒以去
若肯然而至臥席以隱者嗒然而親是之謂王
公尊矣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取夷狄以叔賦
夷狄无信命王審知念何道以能敷惟以叔而
則宜副制夫猶夏之戎孰為上策用此隨時之所

毋守常親夫惟惠中國而接綏四方東九夷而北
六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文取失其道則成未
作敵國則悍而強則逞肯守信以為常來不從
而去不追當從叔而底績盡尔凶醜鬻子拊綏
恃力而侵遠也我則為之俗禦慕象而款塞也
我則為之羈縻曾不勞於搯縱俾自至于殲夷
有酒有威按原仇方之遠或和或擊運吾堂上
之奇茲蓋審變詐之无常運机謀而向契時乎
當和則厚其礼以无醜勢或可誅則擊其虜而
後已豈惟王帛云乎哉要在方略如何尔其策

則然非叔向以惟旧文之守也論斷董生以常道而制之言殊班氏非不知攘夷之事也固不當廢和戎之說也尤非可无奈何專以聽戎則反齟於中國泥于息民則見侮於貉胡又豈君道時變以為俗因事宜而永固所以文帝和親或說匈奴之擊太宗誓約狄問誦利之存或曰慎德則回夷未嘗降文則遠人多助然而豺狼之二不可以亡柎犬羊之類又難以情恕故一時之初宜在大君之審取辦欲施於五領殊於晉誼之誅策徒論于三家淺矣蔑尤之慮彼有

開玉閨而謝晉者謀出世祖置金城而處降者事由莽宣一則遠從於西越一則窮討于先零肯泥已行之迹各從制變之權故我智切戒于膠柱謏當從于轉圜以至分關帥師必合兵機之決出疆為使必容利國之專噫干戈皮幣也不可以為常借紳介冑也豈宜於偏信必審察于敵勢亦深防于邊釁亦令黠虜之背約乃天止之時今王師而一振

濟河焚舟賦

戰欲必勝歸寧預誅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

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乎故曰火其巨艦示死
振於洛澗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
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喪將三年之戰也又
貽訕于拜賜今師再出但懷奔北之羞雪恥不
忘常起御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攻呼即戎
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嘗
先于效忠昔也喪師曾愧方今之策今焉曾
勇殞收一戰之功由是提魂旅以徂征絕鮮彼而
永逝全解驂之道辱遂舍舟而自警兵可勝也
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願吾壯志已為

死戰之期慮彼士心孰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
炬以獨決聚万舟而畢焚烈燄奔雷長烟走雲
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之勳回視歸途洒洪
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
奮臂以長驅勦同敵奠而洎戰從橫馳阿內之
地談笑取王宮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敵尸而
洒泣挫夫強晉既聞國耻之隋威被西戎尤喜
伯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
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琦百敗而勇氣不誓一
勝而戰功愈多歸士其灰而焚滅威烈如山而

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漢船之項籍悲不還于
易水小叩筑之荆軻憶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
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粟軍之罪苟因一背而
述旁從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楚
舟之風懷然如在

本疆則精神折衝賦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錫神之
折衝後士朋來蓋華事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推
奔突之鋒切原君得士則昌國以美為本苟并
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

聲而遠邇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
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
同德一人所精肅爾帷中之妙策凜然堂上走
奇兵勢既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
蓋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
威稜之震也足以管動于華第奮望之際也足
以揭為之儀則人咸想于夙秉家何勞于聲色
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樽俎兵
自罷于鄰疆香威必勝于孫臏吳果來于敵國
大抵万里制難者以任開不美士匹夫敢爭者

以輕量于大臣今也倏又垂紳而播笏臣主聚
精而會神惟用儒而无敵宜不戰而屈人正須
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譖笑坐都
強秦譬夫猛虎在則羆羆不採于山神龍居則
銅墨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同威灵
气响不可鄉迹國家按諸以无事戎虜從風而
自靡稍厭玃于无形非洋人而冒以美五十之
騎請向後說于后言止百万之師处厚土孫于
一士噴子玉不去則為晉之忠季染執在則挫
楚之强矧多士之濟、佐中國之堂、赫然臨

之則夫誰与敵望而畏之則彼焉敢當豈不見
波照居孫寢淮而之異故仲尼相礼歸魯國之
侵疆彼有威都白奴者未免于穷征口伐可許
者猶勞于面折未若其動容貌而節暴斯遠宣
灵主而嘉邪敢祭方今優游于岩廊之上而精
神折衝九有自開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
誠宜仰以驗之禾精適居常以教當臨之邦域
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億歲星之益縮且運

于上者象不震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
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
現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
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春之時既循度而至此
則錫美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
其地構百順以无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
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具也戰則必克
政之奉也事无不洽由老宿之所居故鴻禧之
可繼越入遇此休推異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控
并聖之鏡大抵事將此于休谷星乃為之疾徐

趨向前者或奔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而
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代人請驗
焉遷之史以之得也碩稽班面之書王彼有國之
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慎星之居久
况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今主歲事而為之統首
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格有豈不見陰
在元枵之次徒教節飢既居折木之津遂與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
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灵生治國之百

樂開室^寶運之千鈞如是則美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凡指何焯占貫雲之星王者以是
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予歛時福而民固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亦今天相中具而安
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听賦

高祖獨奮隱固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听
之明徇夙員于英安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臣
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天以初且念西方之未定
謂不咨于東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美

後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減屈群策以兼取又
能審听規其逐鹿屈起斬蛇勃具善欲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向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独秘于赫
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鏡、莫不說辭或悅于
監門謀主或省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
言而遂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令于中智明達
盖由于天性願將軍向以飛除罔未御之切非
夫子无所關愛下南浮之今非不知雌雄之勢
可决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差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筭勝少筭也敢忘開謀
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設有如于明阮為真王
為假王倍陳平跽足之語趣刻即趣銷印用張
良借箸之弄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无豁達然而助築為虐者欲居秦室之富秦虎
遺患者几遂鴻溝之割謀苟垂于能用亂何由
而可探所以問東欲柔問不憚于披鞍戍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褐唯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
孫之羊句奴之伐也反國婁氏之妾謀不詢于
多士智唯合于數天殊不知過雖問于有此改

必見于惛然遂令信彼四人愛割休膚之愛封
之乃尸深懲械斃之惡至茲騎項雖活也諫而
必從溺冠雖慢也矣非不好吾不愛于兼听人
志為之樂告故陸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剪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末也愛自言而
使之碩元吞以何心惟均飛有視吾後之可用
俾勃施為蒙嘗渴友各門潛心請子仕為非苟
于私禱季也所斯于官使春燕尼父當日則何

以於謂波濤雖可以出而仕矣現夫心本愛日
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季
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效我亦望之于也
誰志進自惟此魯人技能悉于季季雖當周季
俾往爾于王臣并也也然爾有問敵然自視謂吾
之季也固欲見于也而季之優也乃可施于
從仕焉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特斯言既祭
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吾師之獨喜故者
謂士之仕也固所冀願師之事也宜无不從然
念道之將也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克則難求万

鍾雖尚進于奮迅即自適以渾容所以進則未
能垂嘉言于類迅喜甚志道激高福于可農意
有帝王之季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
辭命苟紅此子之善季安得奔言于輝季今也
師以為可而執切于退托道既未成則尚留于
涵泳志有同于嘗也姑樂也嘗藝或及于冉求
始嘗也以政彼有求傳而治者胸亦陋矣干祿而
季者師何過於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
于万業歷致闕里矣惟子開周吳夫何必請王
子絡智有民之說使之季邑尹何非製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
已則從敵師之可而無既曰未使斯人也出而
仕焉功移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有傳檄而定賦
世仰英主威行善夫既望風而應也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具將大蘇于遠途軍書
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
多于天下彼膽于冷安也无不僕我則聞五号
會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殲以望焉于以
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威鼓民思已深

万里起輦壺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之安四梅之心寰宇雖遠已啟聞于大号
尺五所至自平推于當人是宜教百世之仁息
收三軍之勇果書至阿西則驚方里之明見前
入北軍則奉一呼而祖左何在家之能然蓋斯
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威也順從馳吾揮羽
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
及德民之望者止頌命今之宣今也允矣爾王
師之至欣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奸雄畏力而屈
滕老雜聞風而息肩所以先玉陶仗函祇首安

于平廣淮阴遣使尺書六足以降燕或曰民已
見于歸心固何煩于馳檄殊不知追者已附而
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教故我形制但
之言也慰靈寬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
擊俾尔怀德而畏威俾尔内革而外狄掉舌而
羞五十騎豈勞辨士之隨馬軼而下七十城何
用狂生之翻向非載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
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王之紛擾也可空言
而聳動之且可異也礼斯已而固是夫通彼在
即上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辛貽誦于高麗皇

乎我鈐繫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
加于審計俾百姓以咸悅聲百萬而退听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男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教同源賦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教理蓋同于
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无異体以大
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於爾殊人或多于自異
語其大体則似有異因本之一貫則了无餘事
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膺克完厥本原是理曾
何于二教現夫惻隱愛與受欵自持行之閭門

則致終身之慕教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尊匪
斯心之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
德有以以率先思由所性雖兩兼之唯備安有
生政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善近亦遠雖則有別齊斯如波率由內
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爾施物事親
之際雖曰殊塗始鉤深探賾而言詭云異道大
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字也本于事親苟
志于仁則豈好祀上有一非孝則通徒害仁雖
運用或異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

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
訓切多事寡俗形是厲之陳是說也會精粗于
一教之中合內外于間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
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殊
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愛則无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
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聞別股孝也而深溺鄩
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
其失于彼家則觸而長廣而克能若顏回可並
有虞之体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

下之得蓋以其仁
人德無加於孝見以月
間雖有殊品求之吾心
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
道雖二致而本同說又
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在當時而
善鳴仰茲名世之妾問宏一各抱此竟民之術
是著英声當夫國之下哀有二妾之可考以兩
冬之才而无所施用以宗王之季而終于穷老
其過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澤其年則鳴焉
独能以道現夫名重楚國季傳子思優入圣人

之域率秋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
鳴其爾二儒仁義之言一振于正用六藝詩書
之教大警于時時益二百餘音于皆立飛之文
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
乎心而入乎耳爰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
之恥時時駕洗鼓木舌于諸儒怪本吐祥和金
声于天子誠以朝之辨也非出于不得已况之說
也不肯于維持奈向承道傳之弊也唯德衰乏
已而如草木无声而風或撓矣如金石无声而
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万世之知久而

念盛固是雷霆之踰大而且遠元同木鐸之為
寧不由別王伯之尊卑明礼义之統紀一時街
道也信聞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湛音之不
已碩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向心假于韶黎節
弗能之后變辨若鈞天小為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歛兮豈巧
舌之能騁天下之臬兮豈好音之孔怀俾中說
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知雲最其善焉
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薛尺見于淶水
噫大醜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

二群儒敢節于邪說處士不容干櫓說然則先
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无它由孟荀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總在蕭瑟夜向晨已殘花欲尽忽見恍
如新老桂沈清影餘輝如半輪娥、兩頭玉皎
皎一鉤銀明以於生際光疑太通貫粧樓請起
早深拜誤佳人

矣背俯晴軒詩

矣背情方適融霜白正暎何妨憑曲几相与俯
晴軒愛景欣亭矣閑身得負暄映簾成白醉扶

擴謝奇温豈止寬黎色犹思奉^尊至万桃花滿肌
骨雀句憶王孫

置酒沛宮

漢祖功成後時因過沛宮還卿上心喜置酒故
人同高會足遺老酣歌和^中童方^新笑樂契
舞^一旧英雄^云内^成樂已^力勝^加尉^海中^慷慨悲游子軒昂^賦賦
大凡^水衣^為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剗寒房

場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麥課^簷外^剗
蜂房弱羽依暗月鐵腰却曉霜松力開戶^隔棘

七荐甘香作室何時再趁御未用^忙百花^幸苦
慶今日為君^慶

黃知橘柚來

一舸放長江遠林底慶黃自知^來橘柚^先已^照
滄浪綠葉凌烟霭金^色射^日光^相迎^蒼駭^雨暗
識洞庭霜味說江陵種^庭岳^萬廟^荒何^如船^上
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詩

十里當初敵臨机事^寢危^草山^兵已^遠背^水陣
尤奇前澤書誠有^行叔^我独^知止^預投^死地^何

用恤羣疑板幟終如約傳餐亦庶期孩吳非低
上方略要後宜

魏化為鵬

魏大几千里揚鬚氣日增一時像化羽俄萬古記
為鵬鱗族時能化危門不足登天地將轉後雲
翼快飛騰怪无齊諧志壯於莊叟私鸞飛與象
躍象不多誇於

一月三捷

勇世鷹揚將自從虎穴探之師心不二一月捷
凡三戎卒時非久辺度戰已酣神袖戈窮逐北露

布屨馳南魏旅旅思奮狼心敢肆會七旬有苗
格較德可无慙

清泉鑿塵襟

騷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鑿
塵襟徹底明蒼在澄波滌碧岑應添山澤趣
滌市朝心洗耳何妨听吟詩更喜臨至於天下
樂穩坐讀書林

復見官軍

元帥平京邑欢声奕道聞不圖當此日復得見
官軍將鉞來何莫壺漿意已勤重暉魏虎士尽

掃犬羊羣王旅方馳電民心極望雲長安十方
戶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虞光詩

肥遯推虞子招美仰陰光營求思旧季物色訪
羣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尚未忘羊裘方審識蒲
采遂搜揚不羨雲其餘還歸釣潮傍高風今尚
在江水與俱長

冀北馬群空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祇同良種去便覓奉
羣空遇視千蹄中先收八駿雄謾聞餘布野无

復見追風騏驎方犇逸駕駘豈混同儻非承一
顧鳴意孰能通

習馬長揚

強漢承平後競武不忘整師臨五柞習馬向
長楊冀野來騏驎天閑出驕驍騰射能館馳
驟華山陽葦路千蹄穩瑤池八駿良上方動院
武顧賦翰林章

飛泉漱鳴玉

翠嶽函深處飛泉觸石鳴跳珠不勝礼漱玉有
餘情水落千尋險風傳万壑声玲瓏鯉辟王韻激

磯破護英漢水思遺珮滄浪想濯纓何須韓吏
部聯句賦琬琤

大賦歸林章

改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終

東師真神未期顯天開必顯前朝新

賦歸林章

身負重負同類顯之於世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

鑄大防

和舅氏達齋汪公尚書詩

達齋慕香山之高績達此行集香山

詩句次韻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游即醉眠大抵浮榮
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在在作閑人髻
髻昏錢二三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來已
五年矣涼凡十變老後誰能惜酒錢塵纓
世網重傳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

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
健亦天憐每媿尚書情眷為君一醉一陶然
其間氣味都相似犹在病羸昏老前月夜徐行
石橋出累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頃餘薄
產處置有後先更不俗物當人眼遊魚憐
田為君奉送歌短歌不好兼有散卷未
適齋示池水大扁教元白体相卷
適齋一片心已人堆与比少時奔此念樂施到
莫齒婚姻成者重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
風動葉梓利益及物方便形事先正有此

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大地清波照叢桂來者
不問誰小大听盤器及其旱將涸一雨復清此
我用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多
割已向來俸可分掛冠踰一紀心動力不逮不
得尽如意安得有贊財如此池中水來水則應
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余力盡遂滿紙病足
正僵臥三誦為之起齋院不容次愚言不能止
公曰汝卷我只用元白体公心為又通言合孟
軻氏并粟如水大此意豈不美黃金土同僧但
恐無此理永易是用近止及鄰里上不过飲

食下止濯洗求財則無厭來不問遠近慮者
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独处百家市
始焉遂什不用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鄰人情皆
可善久之青望重爭訟隨語毀不言理曲直但
謂富者鄙克甯有至仁犹病在博施所以漢劉
德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宅宅百萬輒散棄貧富
各有分取予尤不易生長在田側羨事熟於耳
頗止知為人後急力不計田言出於仁甥言裁
以象二者若不同一歸于一揆愛苟无若兼
愛凡墨子宣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与愛

物要自親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家旧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黃齒
如見義既同古人同包咸歸依度量海深開仁
愛佛慈悲在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為作真字
集率以月為期予生持護柄自牧何太早善學
柳下惠不欲稟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
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游掘龜食
蛤蜊但欲容長滿痛飲真吾師卿党既怕且朋
友示德且凡我同盟人共當借此時間或造行

所寧容掩宋^榮雍者英古有約不功亦不祥此意
豈不美謹當守蕭規遵我杜陵憲後他人見嗚

表兄陳安行迂右司仲見迂大理丞

余迂太府丞寄詩為賀以韻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以日
若無有楊惲一書安得成首事新持欵厚意却
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為外祖母知惠老憐盛

氏甥

為親敢說宦情輕公退委蛇懶自營朝終一時
偕寸進適齋新句已先成團師况復今固里武

子非惟愛外生日日阿重今秋冠此息更欲到

彌甥

通齋掛冠次韻

致仕者非不待年礼強自合許求田祗圖徑求
衣冠掛不願更尋香火錄富貴昂東先督地是
非乘處狃翩然鄂峰相對西真隱共仰元台為
大天

世事相牽無了期手生待足是何時拋官不作
九閣夢納祿尚餘三徑資紫綬金章寧復惡黃
冠野服自相宜耳根無得長清澤理亂從今不

用知

余初除西掖適有惠詩以二甥相繼

續倫為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

辭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漕臺生如宿之末叢桂区分一葉芳紅藥階邊

懷老謝桃花現裏憶劉郎首煩矣舅書增喜想

見慈親色更康無忘安能真酷似願送外氏借

餘光

敢謂封倫批此床幸從科級紹餘芳紫薇徒直

中舊省叢桂猶為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揚輝謂

陽情厚為秦廉外家宅相君餘事魚日何堪比

夜光

余丐郡得發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且鶴退飛青雲高处有危机屢遞西日

成何事幾向東風款衣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

魚正不為知我休論五馬入生貴且奉潘與得

賦歸

約訪王卿正日已而中輟次韻

歸來親戚話通情準擬流花得再行已荷遠齋

客接武敢從酌古遽渝盟烏衣門巷久非遠綠

野樽罍計未成官已得闲身未暇因仍恐或过
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韻

一冬祇見曉霜寒未得飛雲萬里看多謝黃堂
贈生璧欲從乳竇倚欄杆巖高安有冰成柱坐
久空餘水在盤戴脫願呈三百瑞要規積玉蒲
林端

清高閣觀雪次韻

衡雪上層閣真成清且高主人凡節峻坐客笑
談豪更判訪安道賦梅思水曹好因窓映夜涼

飲讀離騷

其率會次韻

喜奉稽顙得退身烏衣相會德情親樽前正好
醉千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閑暇止慮開口笑談
諧尤秋撥皮真夜歸更作驚人語旧氏从来筆
有神

揚全可基集余方歸自桃陰不及預

次韻

屏旭尤便野性情故人何幸雅相逢賦歸敢慕
陶彭澤自免犹希柳曼容基酒交攻情正洽以

山得助景方環暖余誤入桃源去歸路滿城聞
晚鐘

汪達可招游減園次韻

城下名園秋老懷乳嘗飛燕共低徊寒梅送鴈
曾先到嫩綠留春喜再來眼底芳時能几許樓
頭新數護相借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
一同
滿架餘醜惟雅懷更添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
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來酒且已隨斜照遠詩
情无待片雲催畫昏杖掉欲歸去望一烟林首

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韻

何羨祖希情好陰朱陳累世意交通舅甥中
頻相接兄弟樽壘喜更同參坐容政魏子王
盟全賴遠齋翁日來愈得清閑趣斗酒不妨持
一中

吊王師之表次韻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春晚更重游舟藏大壑
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紀情親真是夢四
山夙物德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歎

薛收

喜兩次韻併呈郡守吳居文

一旱禱而雨此心天為通為霖三日足起舞
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
覲又何功

洗印日無幾載艾春已祗龍神來即嶺香炷蕪
流自以笑受厘許堪為李稼遲洋下溪野水已
足樂去飢

兩師爭自效夙伯尚何施膏澤由分圃空餐媿
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毋墮喜雨無煩記行

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韻為賀

屠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
手遮日圓嶠莫嗟船引風廩繼真初身暫逸班
聯內閣眷方隆且歸同伴遠齋老便看鋒車召
此翁

送安表兄葵次韻

深沈仙洞銷神清万壑松声不似晴宿州他年
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旧劍

佩風吹僕若生，執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其甥。

尋春次韻

一自東皇天上來，坐看茅蘗起枯英。化工潛有
洪鈞轉春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寧再錄去
年花謝，又重開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
便回。
曉來陌上兩班，同社相將便出閑。席地亦堪
尋酒，所得園裡為坐花間。後教多病，須行樂在
是清貧也。破怪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

自閑。

以韻十絕

休官

人生寧問州堂，賢乞得閑身。且徑歸，慙媿旧甥
俱就隱，淡然相對兩心机。

茶書

故人惟賴我，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旧日熱心
今就冷，向來已自得柳欵。

見客

客至何妨送，與迎門前羅爵。六人情可憐，寒士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千年俄頃
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同年却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以

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庐絕勝楊雄宅一區賸有珠宮
來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來書已許尋前諾同
社方將約並驅更敢相邀預真率車公豈可坐
間無

憐游歸騎自吳門

上封章叩帝閣俞旨歸獨

旌素節華文進直示優恩淵明妙句群矣和疎

傳佳名 千古存 加我數年祈謝事此心難与俗
人論

次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改羨公八十未衰憐曾孫喜見
新文祿尚想當年擲鏡翁

末莉花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說閩老徧海鄉安得一居
香盛處帳中巧作宝毬粧

從子滌滌菜塵荷池上

樓臺墻宇家，月楊柳荷花池。風最喜兩涯
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不嫌西照為朝曦，城郭誰知住翠微。天幸外門
才咫尺，致陪枚屨夜忘歸。

山行野老問年

由天尖把褐衣牽，草閣壺中別有天。齒髮雖長
深未竟，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爾，我
本無心只自然。再禱百分才及一，定應椿壽八

千年

堅却貴溫恭社

二公休致我來歸，倦可因裁隱士衣。此已屢謀
登竹所，君其無各造城扉。人間厭見手翻覆，樂
處但當順指揮。涼氣一新宜近酒，盍簪莫似向
來稀。

秋涼有感

公看魚躍為鸞飛，鶴膝雖長斷則悲。世事不容
人苦較，秋風自有葉先知。去奴難免交新絕，素
扇寧須手自持。宋玉賦篇終未達，必如老子突

成詩

諭悲秋者

黃雲萬頃一時收，喜見高空風露秋。
歲可及今將告畢，人生到老盡歸休。
用知景物能感有，有礙人苦過憂。
會以來然無一累，豈容秋月使人愁。

舊日甥賡酬之案

神明未竟，昔公哀老母，尤欣兄弟怡。
范審王忱，無許壽年之無忌，不聞詩秋風。
對酒勸酬，知夜月乘橋來，注時但要為家同。
此遠不須更遠外。

問知

八月十四日推乃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
水晶宮裏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馭安。

九秋風月正平分，盛滿水晶分外明。
老子此行端不惡，夜深幾得聖之清。

稍先一日我中秋，行徧芙蓉為菊洲。
作竟安排却非遠，不如乘興徑行舟。

猶記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
仙翁一醉死塵世，為問姮娥知未知。

草真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輝板輿何敢
侵風露略望唐間且功歸

次韻十詩

懶烹仙家煉火還但欣晚節在林間
鴛行免奏三千牘鴛鴦難參十二閑
短艇有時浮綠水輕輿到處賞佳山
莫言冷淡為生活冷淡終然無後垠
秋來病體費支吾深閉柴門臥艸房
藥裏多尋醫者問酒樽漫與故人殊
特須勉強陪來客未免辛勤答遠書
此外儒生真氣習間編批於起

三餘

大率舟行岸自移机緘何必更深思
兩餘坐見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垂
荷沼已殘霜後蓋桂林初綻日邊枝
閑中氣味深長甚問却西風總不知

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睹衰病情懷百不宜
祇好灌畦陪漢叟更欣李圃氣樊遲
逢人少須傾酒得韻匆且和詩琴者
高低尤自適高山流水久

心知

甥旧相尋向酒邊相忘情話更怡然
人言難遇

双延閣自媿叨聯兩大夫只覓先陰詩裏過何
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别有真消息莫為人間醒
者傳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
如夢過任他世可似棊新坐間可說日時話眼
底幸多同社人賡唱本求閑燕樂莫夸末路費

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舅還欣記室鄰已向雲間
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潛鱗幸然松菊連三徑誰
謂神仙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二叟不須更現宰

官身

笑心吐向空書既老投閑計未疎金裏有臭
長自足門前無爵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襪莫
問高軒儼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与
人鋤

秋宵坐到玉繩低歷歷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
蕉葉徑好風時飈蓋卷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
用撞鐘夸小詩濁酒困人垂死睡更惜病眼一

楊眉

秋到先生旧州堂涼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宇

清霜肅更竟人家白晝長
歷世既經三折臂坐
愁何必九回腸
世間萬事消磨盡
祇有詩情未
處忘

客自中以韻

三年此日綺筵開
盛意勤拳不待催
頭約行人
酒已集先欣數客
肯俱來
詩筒古刻先賡韻
酒
典方濃莫弄盃
更款秋深
空勝踐
鄒枚後葉可
容陪
卷若開時定自開
芳心深靚不容催
上人又有
新詩出佳客
應尋日雨來
樓上已聞香撲鼻
賞

前低放酒盃
盃高燒銀燭
照花睡更列更深
亦
願陪

定之
處他本
作次
病足
款
定數無道
偶与奇
達
人
地
明
更
安
時
不
於
挂
蘭
量長短
豈為彰
礪
較
疾
遲
雖
是
一
時
身
有
疾
行
開九秩
壽无期
外生六十
頭
先
白
杖
履
相
從
最
得宜

戲和三絕

晚堂

纏縛并連趁酒巡
環規巧手競秋神
莫言名利

清霜肅更竟人家白晝長
歷世既經三折臂坐
愁何必九回腸
世間萬事消磨尽
祇有詩情未
處忘

客自中以韻

三年此月綺筵開
盛意勤拳不待催
頭約行人
酒已集先欣數客肯俱來
詩自古到先賢
韻酒
典方濃莫弄盃
更款秋深
安勝踐
鄒枚後葉可
容陪
卷若開時定自開
芳心深靚不容催
上人又有
新詩出佳客應尋
日雨來樓上已聞香
撲鼻賞

前低放酒盃
盃高燒銀燭
照花睡更到更深
亦願陪

定數無道偶与奇
達人地順更安時
不於挂蘭
量長短豈為彰
馮較疾遲雖是一時
身有疾行
開九秩壽无期
外生六十頭
先白杖履相從最
得宜

戲和三絕

院棠

纏綿并遭愁
酒地環觀巧手競
秋神莫言名利

如韃鎗猛烈袖身亦在人

藏板

低教這技低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諛解把人間
幸嬉戲不妨天与大家老

傀儡

假合阴阳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
犹堅固係索休時尚木人

昼夜正耐以二十韻許來西為以韻

老氏正求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
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宜復我还

鄉交友定後誰慈親多幸方难老家勇无欣未
竟衰教誨至今仍似旧襟期暗合自相知新詩
必使扁和勝地还容处、随昼永劇談俱喜
听有深清坐更忘疲素欵行已初无玷爾季持
心不自欺紫案清班叨預列黄金橫帶奉同垂
六旬顧我犹加懶八秩如公尚自持但仰三尊
知共度孰云十劫敢輕嗤無情刻此方為違省
病從它不用治世事只將同蝶夢人生几得見
雞皮現書自遣非求解杖策徐行莫厭遲儉素
何妨會勝富優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干

指低喜當歌有十眉報謁要洵親自列赴庭直
以散為期醉翁雅意非謀醉基社清玖豈為基
白髮只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與來往
長借伴此意終身誓不移

次贈少微兄韻

汪樓比屋古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而阮諸矣
今有幾東床佳婿竟誰如歸鄉年亦非全老对
酒情犹未覺疎來往兩家无倦色此身猶合老
翠鋤

桂花方開約客以韻

久疑岩桂伏遲開
白待生朝伴奉杯
老去欲尋
十日醉客來同引
百花酷况臨高閣
枝上香好
判閑身日
陪家釀
不傾君不惜
莫教鉗釐耻
為壘

蔣德尚基会展日次韻

基社經年能幾回
身閑深幸屢參陪
一旬又見
朋簪集三徑
还因聽履開
休苦索居徒面壁
何如相遇且御盃
虫田菓裹寬初約
不礙重尋旧
兩來

太上皇帝圣体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適齋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為贊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
通籍推恩總及親
八秩升班惟二老
九齡拜舍更何人
春初慶席歡
枕在歲晚宸綸喜
共新須信長年多富貴
祇因同見會昌去

吾母年高絕等倫
癡兒何幸得榮親
九重錫類真千載
八座承恩只一人
共仰外門流慶遠
喜同介弟寬先新
而京盛事人爭賀
和氣畫為騰裏春

次題曉上人閑靜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
兩地相望數里間
我已得閑猶未靜
子能處靜少曾閑
莫將花与夢相似之
用心如石樣
頑要識箇中真
信息孤雲僧事而
相關

次韻十詩

某會

歸來御曲大家閑
同社仍欣取友端
無事嚼盃何不可
有時会面亦良難
少曾環坐長病賴
有主盟未寒琴奕相
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

餘歡

老態

舅甥身退不為遲肥豚猶當未老時東晉雖慙
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
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
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翁及髮睡只蓋曉夢到無何寤涼風透
真成連日出事生还更多足弱已堪堪蠟屐齒
搖初不為鄰投回思螭階班心起日奔趨向

駁姿

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陪相世肯尖席門深寒暄固有
三分話臭味还傾一寸心客至自應閑不厭年
來寢覺老難禁應酬既了無餘子面壁何妨學
少林

畫寢

才足甘為世所捐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毀譽
心空諍問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閑
來更得酒中天簾深午寐渾忘念只与白鷗相

对眠

喜閑

投閑時以醉為鄉人既相忘我亦忘丙足已期
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窗涼
看中庭月一方時援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
求皇
杜陵新老共棋期門外紅塵弗與知近日頗荒
改魏課多時不見遠齋詩竹深荷淨相與如月
白風清偶會時北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淡
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扁想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
可傳業每遇為丈自入編幸世慕名多諷誦惟
公著句得依金骨中相似詩方似一苛不為名
利牽

即事

旋插杉枝蔽晚曦緩搖輕策自融怡調琴不用
求成曲得句何須揆作詩無復趨笑同樵櫟但
能尋睡客希黃太倉日食五升米老矣不嫌人
更唾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輕輿連日得徜徉絕憐林下
朝還莫不問人間笑與涼睡起閑情方自樂
齋餘歸路未須忙何時更向月溪去願著青鞋走
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燕居晚歲更申一外生但喜
長依教一笑相從莫問貧閑裏只將詩作活酒
邊猶有筆如神乞言授几俱休論且作羲皇以
上人

子成元年八十六史子久八十二男

氏八十一會子適齋次韻二絕

堂中三壽喜同時黃髮相逢齒更見參生共談
宣政旧風流不許後生知
閑里旧游能几人遠齋犹有筆如神莫言二老
升沈異各現宰安居士身

文蔚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文蔚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北行日錄上

時待次温州教授

隨侍不飲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九日辛卯報仲舅侍郎充賀正使曾總

管觀副之

十月壬辰蔡與以仲舅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

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微寒

十二日甲子陰

十二日乙未丙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樓梧餞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本友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父酌別於少微閣醉中唱

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貞一

見者驛亭仲兒器之起声第澤相送至壽寧

寺仁父筵玉飲罷東行宿岩泉夏家店去城

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駟行二十五

里宿荆山上方

二十日子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

店過縉雲縣少侯仁父即行道經放生潭山

水秀發策杖縱觀閒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

有如杖如履如壑如舟者皆以侯名双頭岩

白巖鳥岩皆奇偉白岩峭立臨溪松竹秀潤

鳥岩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五虛

宮路回顧南岸石笋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

此初陽谷也中有石鼓叩之有声以既濟石

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独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
眇視林間有巨石屹挺如雪且行且覩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阮懲初賜之失逐回登馬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錫鑿旁有小洞一石橫陳如室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独峯之上相傳有丹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曰靜泉言釣天至此而不回峯後六山如屏奇石皆罕始望之

高列峯外自謂僥登其上必可俯瞰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笋及即之後山靡迤而退聽石笋六不可改及而共峯独上摩穹漢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萝登後山之巔者犹竟未及強半是知此峯真中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室洞路扳而上一竇通明昔刘先主於竇之外橫木為床以居至今遺簪犹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悵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鑄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

下鑿小泓貯之名公道墨終滿四壁迂叟介
夫趙清猷公皆在焉携酒對酌清坐移時亦
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小憩宮前
兩亭產賸偉現尤不得去洞心駭月生所未
見入視上方相与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
滿壁秉燭朗誦傍若無人詩榜柳比蓋自香
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閱十之三四不能尽
讀也宮前有門書祈仙德真洞又是日行四
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

此謂黃帝祠宇李陽水篆額今田縣庫闌有
上宮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近它無勝槩有洞
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
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為睦寇盜去
脚力既倦不能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
西數里間山川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
跨練溪小憩而行三十里飯黃店村醪醇醖
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里
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蔡家書弟
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雨散早陰晴行三十七里飯
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己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父由新
塘路之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
望將入山攀手一揖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
山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熊比之
黃碧味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
年姚尉瀛次見王宰揖為諸卒批旁小憩一
否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

受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橫路
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
羅嶺下篆坑何店行二十五里宿又井夏店
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壁遇客將李濟孝回
於家書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擁楊家行三
十五里宿灰灶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傳店行三
十里宿漫浦鎮上朱店東陽十人周思厚同

即請話父之夜分小兩作

二十八日唐成微雨辰已間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里三憩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溯落舟膠監渡后居以小舟般到已又加一舟馮元波間人之大舟既前復挈行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般棹食頃挽棹徐行近廟山姑用櫂潮上方急篙撐努力欲進為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以從復上父方得過又挽行十餘里雨霽風靜一波不具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駟馳至嘉會門閉閣已久宿俞家

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於仲舅家飯罷侍叔舅同去偽謁副使曾總管同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現仲舅習射夜祭家書第三封三十日子子晴同去偽見劉察院待范郎中成天文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霖去岁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臣飯季舅家承局饒鉄歸少第三書行

十一月實錄同本卷曾文獻公一良果
一日癸丑晴講札何李膺葉先生憲平問丘監

一承允監簿表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偽習儀都亭駟部中見梁監
門叔介范文呂郎中正已赴景孟舅晚飯

三日乙卯晴習儀駟中已不及習於奉政府染
郎中訪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零使副以下習儀駟中
閱禮物授衣衫翟帽及承局翁葉行兩莽家

書仲舅招副使啟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
伯駿王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蕭訪及

六月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俗衣冠骨

國信託六知閣張沈張檢宋柳宋偕乘歸寫
奏溫康諸王林

七月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偽赴何季膺陳并強
早飯於豐樂樓

八日庚申雨奔行李上舡
九日辛酉雨下通橋卷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刘君任送出門
張伯純刘邦遠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
澤遠王智叟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遠第六書
奔周德歸午過完德蘇彭年東進水船舟膠
帝挽才進更初過士類弟子安審
十二月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
州伊舅入城回謁開頭登舟凡行李同年唐
卿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
訪伊舅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
四十五里至平江伊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
至閘門外舅別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至無錫携刺謁孫饒州父子
中途聞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携以謝去春先
辱魏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毗陵
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
柳已回王直父候于門蘇彭年亦來皆延入
船相見王江陰正乙惠茶并公醢蘇李別于
新谿館直父同行十里待書而別徐協恭送
船基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呂城
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

曉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
七里過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
水溢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抑強中立既遂于
門又携具館下榻奉同集使人通問於王侍

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與御仲舅欲同謁王侍御
而侍御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抑強去偽別侍
御間泊舟金山因約同遊勞篋勝處主僧省
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方赴愛州不謂

得見於此以小詩道別又厚和篇入船別其
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抑強復携其耒爨
墨御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從使副到江
干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依
頃至瓜洲登岸未几風作胡撫幹仲天俞尉
吳先陸秦與况相送候行李上坐船即行薄
暮至揚州城中水漲更餘方出城登第七書
述親履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尚書世明等回

仲舅起相見前慶州湯路分途時為鍾引接
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點為弁
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送仲舅方與胡漕
咳對語因與湯畧見於舟外少選鍾尚書徐
知閣本中船到仲舅見之約回更方得行辰
時到即泊去揚州纒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
叔爾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
郵仲舅又城回謂兩岸然草如畫三十里夜
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

水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
蒲二十里過平柯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

登熙臺應山陽底晏判官詰一指於舟次

三十里過磨盤三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

開家峰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
極淺歛為般利計使副借潮於濬頭神束地
風作欲候百潮而申初已應開張帆三十
里過清頭使副止廟掛幡又過數里舟膠而

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朔六先期
而應該笑過歐家渡去清湖十五里一行人
吹呼而行且感神脫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
麓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
九思魯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
舫下整舟登携具宴使副約季男去仍分冬
齊家書弟九拜附逆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度

二 觀朝拜歸館望拜 兩宮各展賀借季男去
修遊第一山 坡瓊泉永不可酌 遍現磨崖石
刻見周司法深 誰提轄 熙載 王幹 辦茂 龍其 守
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
中依例就皇華館犒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室渡淮探問接
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壘守晚會借季男
去偽赴王幹办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司接奉渡淮傳御少頃

同北引接礼信司高琚寺傅列接伴使副名
衙正使昭武大将军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
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
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唐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
坐燕館酒其至犒以三盃而去移舟淮亭使
副燕亭上偕季舅去偽赴譙提轄會奔第九
書邊呂葵張吉婦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已下巳時渡淮
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

秦使副使副五晨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
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与季
舅別

十二月

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梅縣境有
徐城本徐國嬴姓有徐君墓季札挂劍之所
又八十里宿青阻頓驛臨淮尉奪客牛以駕
車為客所訴鞭條子八十虜法士夫无免振
撻者太守至提同知又聞宰相六不免惟以
焚禱籍地少是庶僚耳

二月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
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
寺大屋二層瓦以琉璃柱以石閣其上多米
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於寺中待使客飲後
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涑水斷流人
家独处者皆燒拆去閣北虜新法路旁居民
盡舍移就鄴保恐風奸盜遠者焚其屋有一
鹿起草間戲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靈壁
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虜姬墓在
西岸荒州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是間

我得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
高帝廟也淮地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
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新壁云隼南京
郡轉運帖理會買撲坊場通鋪皆築小塢四
角插皂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虜法
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
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騎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人六十
里宿泗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
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月下旬上時旨
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於民城中人物
頗繁庶麵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
粟米倍之陌出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
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帶
簾市肆列現令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
倒卧脚引書鋪般敗官局湯藥祭正任家餅
子風粟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即
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
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正犒以三銀士本

憤惋及逃歸創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于虜
手為數坑埋之中度有井自投者尤多自郭
駭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吳壁東睢水為之
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新澤鎮早
頓又四十五里宿柳于鎮晚小雪即止

五月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里永
城縣早相駭中猶有灯照本乏教丘二縣地
有雲山与碭山相接溪高帝隱于此溪更教
丘為大丘陳寔嘗為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

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月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極駝三十五里穀志縣早橋即南之南亮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終汗甚雄政和中迄今兩傍築不工墻且墜損不可行絕得以入又二十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京城市井益繁現者多開戶以窺矣道中騎百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雄石傾圮已甚驛同睢相教九甲辛向去西人自請伍百經鉞問本朝奉兵之豐且感

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愷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穿問之云城中就有徐太宰路樞密鄧宣徽等大宅多為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關伯所居豈丘也武王封微子啟是為宋國後唐以為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并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虜改曰歸德府洪梁孝王所都宛因平臺雀鴛池苑堤皆在共春林隋石五犹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橋古葛伯

國陽所征也魏信陵君无忌封於此又六十
里宿柘州本襄邑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
輔州以為更輔又改柘州治襄邑本宋承匡
襄陵鄉也襄公所葬故曰襄陵虜曰濰州
八日巳丑晴車行八十里雍丘縣早拍縣故杞
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口故至今大人猶曰杞
縣祖述鎮此以禦石勒國城鎮在東南本漢
國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彘為京現于此後
外董縣故城在東又有雍丘齊桓公所會也
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手分邑有令簿尉酒錢

都監同監共五頁二稅輸粟及米六納餉但
薄而小其間只是旧時風範但改變衣裳耳
又行二十里过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
餘过伊尹墓唯一大枯木在側斷碑臥其下
曰陽相伊尹之墓又數里过三塚駕車人自
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
現我鄉里人喜見南家有人被虜过來都為
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
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縣中有蒼柏可愛
按本節是為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早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陂塘路頗
迂回古塚相望莽極无遺至東御園小亭少
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虜曰南
京新朱門曰朝陽虜曰弘仁城樓雄倘樓
櫓壕塹壯且整夾濠植柳如引鏡然先入甕
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
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次入内城相
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田信陵坊
蓋無忌之遺迹城裏亦彫殘街南有奉倉屋
甚多望見安善寺塔云城破之所街北望見

景德開宝寺二塔并七宝閣寺上清儲祥宮
顏毀已甚金勝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
有聖柱在路側各掛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
曰灵應之觀又有宋將軍廟顏垣滿目皆大
家遺址入旧宋門旧曰甕景今日甕曜亦列
三門由北門入尤壯甕華好門外有廟曰灵
護兩門裡之左右皆有閣亭門之南即汴河
也故街而无巷斛北即甜水巷过却太宰宅
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現間有耆婆服飾甚
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

宣和中官自也相國寺如故每月六以三八
月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光左暗右明
橫過大內前通亮時大內以遭火殆盡新造
一如旧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
德樓下有五門兩傍架樓尤奇御廊尤知級
閣二樓時起其中浮屋冒膏者甚中過西御
廊數十步過文鈔所入都亭驛五代正元驛
基本朝以待遼使就是故屋但西偏已廢
為瓦子矣

十日幸郊陰晴歌泊承慶人有及見承寧者多

能言旧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俗說有言其
父囑之曰我老矣汝輩當見玃活時豈知搖
閣三四十年犹未得見多是市中提瓶人言
倡優間有五百余六有旦望接送祀數又言
旧日夜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收抹旧告為戎
商驅役焉聞穰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未
作以自給有回執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
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旧事泣
不能已而守來謁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而
向坐所上而守設胡床侍其左過盞現酒翼

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盡貨于此物有定價
責付行人不取見錢分附中事以此歲如
此又虜人殺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
京諸處故河南之民會七錢六益少冬中曾
遇蒲筭數枉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
皆支子也都管愠甚至人會豐以稜語詆之
又有万福包待制之語承應人各与少香茶
紅果子或跪或啜跪者胡礼啜者就是中原
礼教語音亦有微華意首者尤使人傷歎十
一日壬辰晴賜宴既傳新使副率三節人具

衣冠出接伴位前对揖而出就褥位与接伴
天使对立三節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
向別勅兩拜天使烏古論璋傳口宣云卿等
遠持使節來今歲先適冒寒盛宜加宴勞今
遣其位璋賜卿等宴仍差西京留守即譯成
押宴并賜教坊樂使副无拜跪五拜又開勅兩
拜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安且遠抗使旌美
增原隍之葦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
酒果使副措笏跪在勅又手受賜五拜无拜跪
如叙还立褥位对展次揖接伴退就幕次与

璋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且側跪捧表
正使拜跪受表却以使璋仍送上物与之璋
退即引押宴出与接伴拜舞謝恩押宴先升
西側立使副拜舞訖与接伴对行并所与押
宴对展訖就坐点湯箸為離位少立三節人
東北而再拜舞訖升所占位東向南上小立
俟使副初盞罷三節方坐初盞樽子於次內
酒餘次腰子羹吹茶食以大盤酌四十碟比
平日又加工巧別下松子糖粥糕糜裹蒸蠟
黃批手餅子之類不能悉記次大茶飯先作

大棗數二大餅內山又下鱸魚醃豉芹五碟
健即數十昌源而乘仍以供吹之物雜之
兩下飯与肚羹三下餅子五下魚不脫其意
蓋其俗盛禮也以餅餚三次小雜塊以羊頭
次樽肉次刺子以羊頭假蟹以双下流暖餛
頭次菜末木飯文蕨釘丸十三行樂以爭坐
方響三次升所余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
次皆有束帛報梳為犒使副以下皆離位以
待謝恩或去所賜初不及皆文具耳第十二
行依例功上中節酒罷三節先就班使副進

弟十三行茶罷與押宴接伴謝宴拜來度下
如儀再送璋土物與璋成五展辭狀即與接
伴對揖俾位送押宴私覲往回自此每賜宴數
十二月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街廊過
宣德樓側東角樓下階樓街頭東過左掖門
出為行射頤北過東華門出旧封丘門虜曰
左武新封丘門旧曰安遠虜曰順常向中有
訖作方安山所并也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
在路東門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
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内外人煙比西門

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
昭城縣途中遇老父之女婿戍邊十年不歸
苦於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或云新制大定
十年為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
十貫者率數戶共之下至一三千者亦不免
每一軍費八十婦媵錢於官以供其費東京
有千戶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
兵軍行張千戶者所未率其人戰符離一敗
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為民又言益軍遇王
師皆不甚尽力往一戰而散迫於度誅耳

若一一与之尽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
東京无俗先声已自搖動指日以望南兵之
来何必逃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
之地極目荒荒蕩然无可守之地得之亦难
於堅駭也胙城之南有南湖去岁五月河决
所捐甚多河水又与南湖通衝浙右路用柴
木權疊其上積草土以行車馬接東京春林
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陽魏東魏立梁州後
周改汴州且先為宣武軍節度使後梁以州
建國初為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後

周本朝曰梁旧許河右黃蕩渠首受黃河
水隋煬帝開陵无引跡水開封縣有沒溝郡
衛信陵都也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梁君
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夢堤自睢阳至
北三百里吹臺今日築臺本師曠作孝王增
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門侯
羸抱閔於此葵河右琵琶橋也寒泉汲詩所
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
所以殺有中牟臺夏為官坡城曹表相持之
所阻武縣有博渡沙張良擊始皇於此河决

金堤亦此地長垣具衛之匪邑孔子畏於匪
古之蒲邑子路為之宰即陵具免陵之地也
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
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所會服城屬滑
州故南燕國周公詩子所封左傳官展田凡
得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
河決利指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十里方得
上渡今岁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為路
里余車馬行其上策、有冰泮声過深險處

即有人說立道傍指示使驅車疾行河心无
少憚甚濶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
馬尽於此登舟渡舟底平无蓬居於船頭品
字用杪兩傍夾以大枋為漿併力唱号使副
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
冰合僅二寸誰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九其李
因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
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
州遲少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
俗号小灰洞蓋前路有甚於此者路兩有白

危澤傍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儲也滑
即古豕鬻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身郭月馬
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虜子曹哀
紹遠顏良於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願生
所謂守向為之渾皆此也有滑臺本郭之廩
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濬州城
外乘馬八城早捐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大
師魯國公奉京奉 冬昔書濬依山為州子
城掘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決

故道蕩為陂澤遺堞猶有存者旧河起為通
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聞上有大佛与館
相直橋之而宏也馬行三十里过屯子間
出太行洧流而上可至燕山故虜又名隋御
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山是日
供黃河鰕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遇佃車
自北来先牌云蔡州都廵檢使宅養子接伴
使有連各于車相見一媼一婦与正使皆胡
貌拱手稽肘為礼然何去語良久而去復車
行回十五里过伏道望扁鵲墓、前又生爻

功倍于它又經伏道河伏道店入陽陰縣
有重城自北卅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
南縣屬相州本二漢馮陰梁蓋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
外安陽驛早拍馬入城人烟尤盛二酒樓曰
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大樓夾街西無名東
起三層秦樓也望傍巷中人有琴樓亦雄偉
現者如堵大斜直北出朝東門碑曰通遠門
皆廢城相即河漢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
龙嚴燕慕容儁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

朝歌城村所都也中出西州最多故拾遺名
天下絡帶溪杆縣血所化也門外迂安陽河
至更衣亭有脊記大全正隆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郭建
元移建雖規模甚卑然所創見也至此從
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
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樓城西望太
行胡為風所蔽土地平曠膏沃桑棗相望
至漳河水循砂山中多居子俗傳耳以晴復
南向循河行三四里於院處作柴橋以渡層

冰峨、中有水甚駛、載冰漸以東、汾水或時
至、與高岸平闊、可數里、土人号小黃河北行
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
邦、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故基
犹在、昔為縣、虜以為鎮、矢經肆、武城、犹有壁
墨氣象

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近、篆碑字甚隱、大定
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礼賓坊、又有東隱、在
驛之東、間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餘人、夜宿
登州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灵星門、并廟
持使副以下焚香、庭謁、是日相州承應人、伏
親甚偉、衣冠亦楚、呼問之、云姓馬、有拔尉
名目、以千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非
錢不行也、既無差遺、多只監本、切酒祝_稅務、文
言並無俸祿、只以所收課額之請、以自給、惟
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齋赤子、以備、亦不惧

且歎曰吳以宋朝法度來說務事且得俸
祿米家又得寸進以自別吏民今此間與以
隸一寺官雅甚高未見免重聖成甚以俗又本
州以相綱有還分敵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門北尤雅
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佳饌矣車
行七十里却郭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旧
物也未至三里許有旧城戰國趙都漳水相
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无能為也趙王叢臺

在縣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洛鎮
洛河出其下隸洛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
有大所傍列三節位次所後土廊方分使副
位所有脊記鎮國大將軍克洛州防禦使護
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食封一百戶吾古
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即烏古論虜語訛耳
三合魯以兵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虜人又
聞虜中有三寺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
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是教孝
者亦以此為別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澗

可三四尺累塊上風以禦寒一執貯酒若官市
為望作炭數塊以備煖溫河朔之朴如此道
中有一聯尸棚虜俗行有死者不埋支回木
高丈余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
狗鼠之害立一碑以紀其姓名年月有人識
認則從便葬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戌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都
州縣有重城換驛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
曰安國軍之城三重入門直對州樹東入邢
臺即早拘過七教坊椽木卷之節坊成义坊

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般有大塔十三
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水厚尺余膏疊
岸上如柱礎然青瑩如菜不三里至柳溪唐
柳公叔道狀亭榭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
觴曲水為邢臺遊觀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
沙碾王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皆不可
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具沙河縣漢襄國縣
地而即春秋邢國衛城之戰國屬趙漢常山
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焉勒陷冀州後嘗曰
襄國因山憑陰形勝之地可都也內丘亦屬

邢有干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錢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宿柏鄉縣早稻田曰
堯山即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
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坐兩侍
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者姓氏壁間畫二十八
時廟屋止一間廊庑故其甚廣碑石露立者
凡四一間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立撰范陽
盧規書一間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余皆
本朝所立有二名人皆腰斬道傍俗云光武
欲北渡濟陰有一人捧漿以進行數里恐追

襲者得兵縱復還斬之或云夜過二人間途
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四十里由王郎城
縱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見石橋
、有石欄高三尺余上分三道下為洞橋西
馬頭又各為二洞傍為小亭拔閣以入石理
堅緻題刻甚中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鵬
奉使大金至絕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
亦有天會中回謝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
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馱迹回遇一夫自言奉
人問所業云通三史談詞賦論策然褐衣方

社与阜隸无二上馬天城外駟自郭曰平秣
駟虜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田
殷比齊曰趙隋曰柔為度源軍節度使臨城
縣有砥水韓信斬成安君於此是日聞接伴
使之兄左丞安礼罢為滄州刺史初安礼娶
袁之妹一死欲妻似如辭以不當復娶妻姪
強之不可袁怒以抗勅坐之道造重車三載
狹餘載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六十里柔成巢早拍晉
大夫柔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
館分東西道中見掃帚柔時特起流中數尺枝
條叢如宛如帚壯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
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五橋以行河側有
問陵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
河冰隨車而折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
必有小舍或在右塚上每夜輪隊甲十人宿
其中以向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
為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為恒山郡文帝改常
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歸時趙利守其高帝
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

定府唐叛將李堂臣王武俊王及渼等皆據
北

二十日辛丑晴歇泊住駒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來持節節
遠冒寒威宜頒在錫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
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加勞勩宜錫芳世
天使曰針外德永押宴曰虞加福禮恩如示
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通使樂人舞旋大茶
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扣
宴下人李泉爭執札數語具語錄泉提條子

六十其後三人各三十每一人必令毒打十

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

卒皆怒其生事无不快羨俗雖好勝要可

以理屈己安得為開州刺史以治行又道中

頗請莊子故陪事間有可現然會念狼復不

知何以有政声益知北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回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

尤鑿本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

靖康之禍真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

猶有敗城圍之虜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

周初為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
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為安州唐改
定州城門具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
水水永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各有小樓下有
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枝而
京同知留守子城門六雄偉曰中山門西傍
亦有樓樓入門東行百余步入駟子城西門
山夕陽樓即望長安河所作之地北出入有
仁教化原二坊自郭安喜縣令姓夾谷酒名
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鬼近火四更車
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
宿保州城壕甕城皆三里城的厚十余丈門
曰雞川自郭為保塞縣曰金臺燕昭王道
迹也駟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園在西上
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精舍道西有
小門榜曰教女直李州樓曰峭夫軍駟在州
治西南駟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敞初至
望都探聞虜酋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
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旧傳為禁殺

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御園場
故不容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
亦為州改和三年為清苑郡望都堯母度都
所居堯生在此度都山在南登堯山見度都
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
軍兩城砦上馬由城中又又北城駟軍食軍
本逐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為二
城甚同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為安肅縣
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云

間有濠塹水櫃積水甚多方取小入雲又有
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束馬出北門過一丈
廟或云北蘇行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
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
子多露頭婦人多著婆兒車人云只過白溝
都是北人人使別也此曹雖久淪左衽孰知
自別於夷虜如此尤可嘆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
食縣本黃村近以為邑今歲九月方築城以
旬畢二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駟舍亦新造

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
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城縣有智元波阮
田芳為膏腴即太子丹所敵智元地圖也入
宣靖門過釋迦普善寺南後務范陽縣樓入
子城城无門上有清風樓及傍土累為高堂
左曰迎月樓右曰樓霞樓州治在道西門虎
陋甚館驛尤湫隘天使高德亨傳宣撫問履
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
客路所省以紅綾為貼有曰每服下棒子大
如南方之比棒子也錄其語如似勅某婦會

朝歲旦蒙犯寒威春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勤
宜錫衛生之物迎致評和今差又內侍御
直郎虞友益賜鄉湯藥一銀合往嘗祇受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鄉化平好否遺書指
不多及二十五日勅上復名又本姓副使不
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
食同宿道中以琉璃河或天利河堤岸為水所
壞又迂行二十里方抵縣有城門二重街
在道左驛在北門墻下有大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
行六十里過汴溝河至燕小城外去燕省館
百餘步使節上馬三節且衣冠隨入館中亭
子餘伴傳衙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
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梁肅副使盧威將軍尚書工部郎中
上騎都尉唐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從卑
子澄肅无抑宴日除賜宴李景全賜酒及酒
九行罷入城道傍无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
夾道植柳甚整行約五里經論礼門外方至

南門過城壕上天石橋入第一樓七間先石
傍有二旁兩信青粉高岸場甚長相對間六
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
宜門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
又過龍津橋三橋皆以石欄分為三道中道
限以護甯商長所行也龍津雄壯特甚中道
及扶欄四行畫表柱皆以燕石為之其色正
白而鑄鏤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
流橋北三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
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會同館、在內廊

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館伴立馬下節人
從五聲兩喏傳示訖分位張鉉稅問瑞口宣
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
显金云遠乘輅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
勞勤鉉云會朝歲旦拜節宴亭爰念勤勞宜
加者問

二十八日巳酉晴風止申錫華賜酒果口宣云
已休候館將造明庭方修進止之儀宜有甘
芳之錫閣門副使左光慶列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

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
外皆民居宣陽同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
行跨大溝為限欄外直柳麗人西下二館左
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使使副一行既
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面尺各二百五十
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千廊有三
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无門而
路甚闊左為太廟右為三省北路左門外有
屏牆夾道南有官府西向右門入六部蓋在
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号應天

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梁樓曲尺，名三層四
岳梁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右東
西域之中兩角，又梁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橫
過馳道，皆却蓋三節，人至東廊北頭下馬，使
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為敷德門，
其東廊之外樓，現輦飛間是東苑西廊，有門
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為集
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
其東偏為東宮，西有去廊，中起高樓，即大安
殿前唐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即大安之

東榮為養夏茶酒，以其後為承明門，北向
相對為昭慶門，東為集禧門，西即左嘉會門
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即大安殿後宣
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
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
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侯百官表
見退，即右入殿下大禮上，有一品至七品
牌子，蓋是其朝者也。禮中有大花鳳，使立鳳
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虜王
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傍廊一間。

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五間殿柱
皆衣文錦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鍾鼓樓垂紅
珠金漆簾簷頭皆掛綉額庭下有椽掛井亭
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
衛士二百人分立兩塔皆戴金花帽錦袍宣
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麁夏幕以前皆甲
士青緜甲居左批黃危旗紅緜甲居右批紅
危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
批鎗者具裝間以批弓矢者一被七分中人
依一柱以立無數人必以一女真衣皂鬘纒

衫者却之凡門屋下皆索隊扶方矢丈門回
十人小門三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
末明分立訖見退无有移動者是日麁夏使
人同見麁使三綱衣冠始本朝一賀正一
謝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幘頭犀偏帶中節
振上中犀束帶下節獻頂中犀束帶皆紫衫
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王子為正
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蹀躞狀貌甚偉副
使衣冠如麁人三節皆不入見推髻被髮小
巾尖帽皆夷服也夏人進礼物十二床為二

十之海東青也細詢之上旅于庭馬嘶狗吠
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為
銅瓦小拱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
金釘繁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
酒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礼押宴与
正使对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对二者
之中唯茶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多就館
安排必以兩府為押伴押伴右坐使副接伴
時坐兩傍三班及对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
雍容莊重向善石按掌使于我尽記朝儀以

歸虜中典章礼文多出其手旧為宣徽力鍊
亮而收前籍為民家立復用之

三十日辛之晴賜宴館中元顏宗嗣賜宴烏古
論璋賜酒果元顏彦押宴、羅館伴送蒲萄
酒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北行日錄下

四明樓

鎗大防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拜
宮交賀禮畢上馬与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
門步入東廊幕後中天安殿門九間西傍行
廊三間為日畢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
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危門皆重紅綠
簾度中小井亭二畧次亦麗又相隣夏人相

對客省奉酒畢已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錦
袍五十余人列立大安門度下百官掛珥朝
日太子為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
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
褥回鎮以銀猊出中班中立次率批親王次
有十余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與子
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即官卿
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與
宴者除親王宰批正回十餘人餘皆賀畢先
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

入班拜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要喝與卿
等同慶又曰科功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
就坐教語宴罷各再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功
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獨功使副各兩
拜每宣功必先離位而立播笏受盞赴坐宴
畢謝恩拜于殿上又拜拜于丹墀而退進御
酒時却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
卒如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即若紫衫
幘頭執柱斧佩弓矢刀劍回殿分立凡五十
人間柱斧中儀鎗刀皆軍官子弟也又安殿

十一間采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右曰廣祐後對東宮門右曰弘福後有教殿以重琉璃瓦結蓋虜芳金殿剛是中宮殿上鋪大花毯中一間又加以佛狸毯王座并案末皆七室為之車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車前設青玉花六朵看果用金壘子高盤七層比白梨瓜之屬其次皆飲釘細果傍設十壘以貯餘酒夫至時更以真紅繡衣既坐八人皆冷裳畢以前分兩翼却行以迎樞前服玉帶者八

人太子許生對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具後各金帶者去人使副與左右丞相對在玉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楊後照屏盃危如本朝酒為大金危盤其上餘十向皆結蕙頂不拱三層皆以金為小危間置其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繡幃中各有龍又有金香觀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各為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為甃道亦設門毯上壽酒明太子獨立甃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峯号仁壽山山下栽

松柏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背負
七宝又以保宏雙相之前為小獅子二以蔽
其衣弘福廣裙之前又各為練接三間三節
入宴東廊下麗人吹之西夏與麗人对三國
三節人雖與宴不拜于庭其餘廊下皆垂黃
公簾杖甲其下殿前都副点檢元類仲馬
論元忠二人各執柱各率其後十人立御榻
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
不見宦者每上虜主酒儀宣徽使叙嗣暉等
正進以金托玳瑁梳貯食刻只愛以金銀紅

木錢子令承應人率尔持進其礼又不倫如
共樂人大率季本朝唯杖鼓色皆曠頭紅

錦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声焦急歌
曲幾如哀祝應和者尤可怪大安羅屏館

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笈單通賜酒果分食

二盤一或大肉山以生葱枣栗餠之其半藏
一羊頭一或茶食糖糯粥粟飯麦仁飯皆以

枣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
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曰趕虜之先起百官

出就簪花剪綵為之惟柔枝甚異或四或二
長二尺許花為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幘頭四
南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既暴狂或不可行花
葉飄墜者徃一有之少頃六起虜主復坐又
四行而罷是早見黃士鋪道中由左翔危門
出度天中門折而東向知虜主以元日謁原
廟云
四日己卯晴射于宴張倬賜生餽高惠賜宴元
顏高賜酒果元顏仲雄押宴仲雄於進趨酌
度一无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連借官

而來射雖不能合中而善於發矢人多服之
酒七行各分位換裳衫束帶倬出射掌挑選
合司張汝弼傳語問倬虜人事既退使副及
館伴射弩仲雄前其射場設度下上登火珠
夾以小飛鳴上下登一珠駕以承射指夫以
大立鵠一錄竹數竿階上初以銀梳王每頭
二矢少頃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圍信使副
知閣五人以次批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
度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
力又衛士一人為押宴批弓矢二人為館伴

过弩一人端箭二人立堦側唱箭射每中則
而似信之撒手板震樂使喝打着即樂作否
則以墮棒後手見晚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
士以元矢穿所中銀棒引賜物過其前就坐
共飲勝者酌酢必遍然後復射標子重三兩
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奉九棒得之
以其一与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
後但欲成礼即以伴使志在於得抵暮不宜
休屢謝止之方已兩所过弩者各以二標酬
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俾口宣云遂將

慶幣表來合春朝方休後御之勞宜有飭宰之
賜云美之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現射御之容
宜示宴私之寃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
有茲頌以彰完遇

五日丙辰晴入祥江改殿客省奉酒既罷引使
副飲入內閣副之合自下入辭遂復回幕次
乃引三節人拜賜宣陽門外以引鹿夏二使
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已出鹿使方辭少候
立丹墀下面西立候通班面殿方拜喝有勅
兩拜又喝賜衣帶鞍馬之段等又手左跪受

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拜踊五拜再喝賜
酒食又五拜拜露臺上少舍人兩行各三人
齊歌以入擗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
書却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使傳亦訖復退行
二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使喝好去由
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殿階銅押伴
六月丁巳晴先祭晨車行使副率三勳人同飯
伴出至燕賓館大白嫩賜宴元朝元賜酒果
元朝宗安押宴仍差安德 務送伴各借回
程私觀從送從之車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

人以細車般新得還家如木俛之類復載至
作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城
燕以為上谷郡武王封克後於薊即薊縣也
二世時韓廣自立為燕王頭氏封臧荼高帝
封盧仲皆都於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
隱然一都會虜又以宮室侵大之古所未有
也又改曰大具府其守為君車行六十里更
餘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二
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南軍早食又
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竟四更車行七十里望
都縣早食人行五十里道中肩大九柔以龍
柔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
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
此我 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
也甘心因相与泣下又承應人指其首曰幾
時得這些髮長起去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說口宣云復將使指
少想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
轅价藩弭節宜領寇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
尹田鍾吉押宴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栾城易駟馬
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芦庵裏一人云
之強寇李任兒日亮时作披切人婦女以要
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為弓手所捕挑脊箭掛
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殮又云
十里宿柏鄉縣与去偽以馬前行与譚光武

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
查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刑州北門曰
投德

十四日乙丑露子下天明開霽四更車行二十
五里沙河縣易駝馬又二十五里飯臨洛鎮
食後與去偽馬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作塵
清見太行山色邑中必街作烟洞胡可現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灯火尤
盛出門麓車有打軸百隨使副乘馬過漳河

登車六十里至相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灯洞
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秦樓街尤繁華
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觀靴擁
現有食店掛一灯並為胡羊中墻一欵下為
徑一卷蓋河朔人語者以美為佑也宿城外
壬陽駟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
為年時被蒙子因妙旧財內津用兵尽般軍
器在南京合該般向北边之三月使般用
午三午頭般未及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問
駝馬價之駝上寺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

旧时家、有為場王而征尽刷去不知幾方
又後來却是行婦而合又強豕等貴使冒
而領帛僧之好領每及二貫云西又係每兩
首五十文煙海又有云越王不幸其弟為儲
虜王曾以女小底十人賜之迫謝不受云定
日生出孩兒來亦无用处蒙國達粗作梗太
子自壬边頭議和平手不任又曰一婦合又遣
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之我輩三曰口種少麻
足生了得契旧時見既廝殺都欢喜初二只
拍實起去殺此天廝殺也好又有云我見文

世說生計人口都被它壞了我儕只喚他做
賊應河南北錢物都被問裏去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
又七十五里宿濟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觀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
上換駝馬一路可入濟州又四十五里武城
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去程所行李回渡口以
水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上三四里先橫
过上渾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道南岸待車船
至方待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波降

中四十五里宿昨城縣

十八日巳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牆
為城人煙寥落便遠不及河北目未于以行
四十五里抵東京北郊青城側牽子換馬具
衣冠所過震遠飲但有新城敗屋入順常元
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天河菜市橋東門山
巷口百二宮虜豪毡場親從第一指揮日日
御龍直也由行竿巷口斜斜入章二門上市
馬行新皇建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
相國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權貨務又

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次御廊
尚多不知其數按西穿門由旧路入駟

十九日唐午晴收良餉十疋西赴宴元顏元賜

宴酒果午京路都運梁鍊神宴、畢行四十
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
川駟又六十里漸行沛河中宿柘州襄陵駟
城外客旅往來人皆胡多入城旧有橋河流
既漸築堤以行子城内旧是州衙今以屯軍
有三人千戶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
永安驛入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
夾道而陳城門去驛稍遠馬如栗時之數而
行甚速竟屯軍而不甚多也是日：有四皆
氣又白虹貫日！在壬癸剋生言其度在此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
又三十五里沙河換驛又四十五里宿下邑
縣令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水
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間有矢便往山東

簽兵人不肯從批文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未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漢
縣新澤鎮早頃又四十五里宿州休河衣
靈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蕪縣靜安
鎮又六十里宿靈璧夜微雨作即止

二十六日丁丑泛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
又八十里宿三日湯鎮驛

二十七日戊寅賜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
過縣即見龜山塔及淮水二行已不勝喜躍

矣又六十星宿泗州自臨淮即依淮而行
二十八日巳卯晴先發連担輿車即上馬出城
使副入草館同去仍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
見季舅海子度唐季潤及呂葵傳吉來以東
問喜極涕下頃之候行李裝船了却具衣冠
入草館使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
風拍岸良久方到時昭謁胡漕壅守不值見
王御幹取所買物進提轄司馬尙書及姜叔
求司馬李問伯淳皆往來交謁後個定屬
也宿淮壘

二十九日庶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
行惟大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行舟風又大作力行
二兩前過饋齋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正宿
二月
一日壬午後以風力稍平中舟各行迫暮僅能入
淮俸舟人交口相賀將魯公開運河六十
里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與
渡最淺使人往還非借潮於紳不可行官司
憚河河剝載之擾創設行淮使舟從四往返

无以驚虞共行至三宿淮上波濤春種有魚
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曾祖為奉運使時入秦
許自洪濟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
地之土石既得請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
可輕改乎

二月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宝應

四月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沿路水漲寸進甚艱夜宿永鋪

二壩裏李問過儀真俞照尉後先相見甚歡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礼物船与前船舳舻

相触斃一篙人至名伯棟使副捐金使瘞之

晚過揚州是夜礼物船為略橋所敗漏舫而

人不覺同行揚州列羅三人蒙被登岸舟已沈

矣抵瓜州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丹陽飯下符季舅同去

修必陳待制及魏子智其内子展恭賀批礼

甚恭金少印老相先渡船中

八日己丑晴城中水漲良文方出門夜過丹阳

既及吕誠開

此處有缺文

交幸次韻二閱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景回之去謝謂曾知問不過

又謂范大甚該

十六日丁酉晴士類弟相蕭山尉別去胡春勻

娶女未取景山兄書飯後示詩吳太憚胡給

事陸寺丞陳大諫辭因止丙司業張少卿林

編佑元宗丞始間銅坑之說

十七日戊戌晴謁閻丘監丞欲問坑治之詳不

能同去德智叟侍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

子小留飯而歸赴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雨飯罷赴梁泰改呼召客次過蜀

王郭倅田馮太丞仲茂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持履監簿連日招飯皆力

辭之治壘行李兩作冒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晴諸親作釀泛湖五十餘

分以水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兩赴范夫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兩侍仲舅往芝祥現醮庭同上

中節兩焚香致敬齋羅各散与去仍小舟自

隔金門歸先送承局吳孟行琴家書

二十三日甲辰兩先奔行李下舡兩廷方畢使
呂奉候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啓行以舅家挽
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僑生朝仲舅家渭親同作
度偷閑謁李恩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
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檝被韓舅家轎行七十
里少瞻門曰赤山郭之和塔下至后山登舟
宿富陽兩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兩作復止風送寸進至三江

口東瓦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動力挽
至桐庐凡行九十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鵝鵝原釣臺下
伴伯原風止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
最可畏雖以水漲不見灘碯而歧頭水怒良
文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船什伍為群以
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隨篙墜水觀者
胆落而少年喜洞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摘
以百錢而去宿東館凡以九十里去茂州二
里

二十八日巳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
長舟人疲於牽挽屢止復以晚雨止風靜以
至烏岐雖不宿小港中終行三十余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過一
岐輒移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
之雖快覽勝處至峻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
台雁二岐尤暴怒又過橫沓數處夜聞象舟
宿桑林間隔岸望獅頭路曰驚險勞動止行
二十余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但望前路黃泥岐不

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泝流行亂林間半
日方出大溪晚至蘭溪先以劄子与李尉由
憲雇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未
同年便於送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

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以
又飲竹馬館晚刻婺州首見趙金華子集不
值徑入邸李直舍者景山兄周教授汝能雍
无錫希稷相訪周与景山兄同官雍同舍也
借周直舍安泊少途肖景山兄過周之五柳

堂之本蕭侍御振所建詩牌尚多尽得双溪
之勝王案推相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一鼓方
歸

二日癸丑兩侍景山兄見李史君銜白來日一
飯客次遇解節推足運是日景山兄周趙雍
王驟就五柳相招早飲又坐春原堂无尽藏
台人陳文季愈周之故人也同坐解推又約
晚飲友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孫大教鳥因
集于西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銜又約
來日口

三
過
山兄同周敬謝李史君客次
夫遂復还无尽藏同出梅花門

過浮橋數里送蘓倉嶠歸見唐正字歸李琴
五担付張吉先歸侍景山兄赴李斜飯坐清
遠樓景物尤勝同舍七人解張雍王酒三行
李守速客即往赴之判院藻陳子厚同集
小候自公堂坐半改堂功酒移忠堂酒罷列
先歸余四人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間作早別景山兄即行三
一里五飯摩訶樣又行數里遇麗水休丞良

微相見遂館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數里飯至李隆過承局持
木接晚過黃壁

一雨過縉雲邑官相逐皆謝之獨見李
送過大溪而別踈得四夫又荆山李
山輿輜冒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已
命之仁父不愚无声潭喉子賢相
拜二親灯下上下



